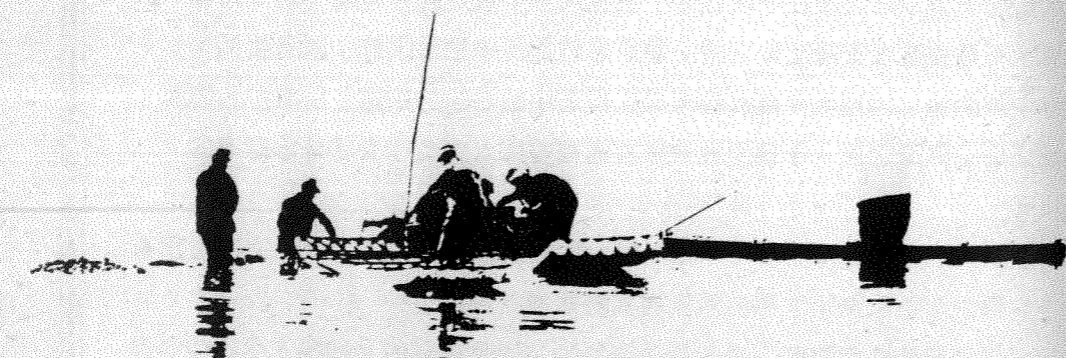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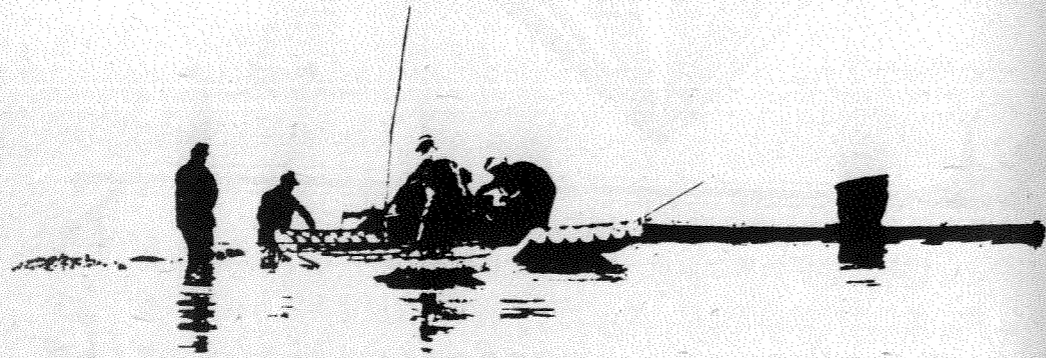


變奏



李黑

Prelude :

黑暗；黑暗在布幕上成長，宛如熱帶森林孕育著一場沛雨。忽地，迸出一個音符，順勢拔了個尖兒。靜止了，死寂，死寂。黑暗，凝聚……。瞬間，震撼的樂章決口般洩了；奔騰、激盪、掙扎。這時，旋律的深處引出一個白點，音樂也趨於緩和，鏡頭拉遠了……白點擴展成一個面，有些近乎亮，有些近乎灰的白面。音符次序地挨著，楊柳枝般在四月的微風裡款擺，偶而觸破微醉的湖面，盪起陣陣漣漪。……鏡頭更遠了……一幅畫：禿頂的老頭臉部特寫，他的表情因為過份悲愴，顯得有點扭曲；憤怒、無助、不甘的眼神，敘述著什麼事啊？……愈來愈遠……一隻手擋住了鏡頭。旋律急促得如同春雷，如同暴雨打在滿塘蓮葉上。然後鏡頭又跳回老頭的臉部，更強烈的特寫——微顫的嘴角、憂鬱的眼色，那是看來沒有愁緒一般的。

Theme :

「阿公，山洞怎會烏漆漆的？」

「慧孫，山洞裡面沒有日頭，當然烏漆漆囉！」

小孩跪在椅子上向窗外溜著眼珠子一動在探尋這個他平生第一次進去的洞窟。

空隆……，空隆……

「阿公！」

「嗯！」老人閉著眼睛漫應著。

「山洞好冷喔！」小孩的好奇心與冷正背道而馳呢！

「洞裡有水。」老人倦乏的樣子。

「阿公，山洞的水是那裡來的？」

「……」

「阿公，山洞有沒有老鼠？」

「……」

「阿公……」

老人不耐煩地移動一下坐姿說：「山洞有大老鼠，專咬變問東問西的小孩子。你再問東問西，我就叫老鼠來咬你。」老人的眼皮一直是垂著的。

空隆……，空隆……

「阿公，山洞還有多長？」小孩倏地冒出這句話，用一種近乎喊的音調，企圖說得快又清楚，這同時小孩迅速鑽入座位底下，留下老人瞠目直視以及哭笑不得的表情。

雨霽：

嗚咽了一整天的牛毛雨，總算在夜幕漸漸低垂的時候停了。彷彿這黑寡婦用那件巨大的絨布披風把水都吸走了。

他獨自在雨霽的夜晚，翹首蒼穹；覺得這個沒有星星的天幕表現出來的色調，幽暗沉悶得有些熟悉。

「啊——」

他像跟一個舊友重逢般，發出喜悅和惋惜參雜的感嘆。怎能不感嘆呢？他一下子陷入那個紅頭髮、割掉一隻耳朵的荷蘭人的世界裡。

他突然有種看水的慾望；看雨霽後透過他感傷的視覺所映射出來的水。

到公園租了一條船，划到鳳凰樹下，享受微風送下的小小橢圓黃葉子的洗禮。這些葉子如善變的女人，經不起輕微的撥撩。他看近處的水，想到命運的森冷。看遠處的水，感到人生的虛幻。公園外輝耀的燈光映在水面，凌波跳躍，令人眩目。他看得入神，悄悄靠近……驀然，驚見一片憂鬱得過了份的顏色，像他二十歲的眼神，處處製造存在的假像。

Theme：

「阿公，我要喝茶。」

他隨老人到羅東訪友，下榻一家小旅館。女中倒了杯開水給他，老人謝過她，順便聊起來。

咕嚕咕嚕把水喝完，他抬頭看看老人，老人沒有注意，他轉頭看看女人，女人很熱切地在說什麼。他小小的心靈起了被遺棄的悲哀。

「鏘——」玻璃杯被他摔在地上散得粉碎，他說：「阿公，茶沒啦！」便小牛般蠻橫地哭起來，一味哭著要回家。

老人只好退了房錢，賠了杯子，帶他走向火車站。這時離他們到達羅東只有三刻鐘的樣子，他們甚至連羅東街子都沒走過半條呢！

電影院：

那是一家戲院的門邊，張貼著 The Godfather 的劇照。這部片子他是看過幾次了，可就總也記不住幾位主要演員的名字。他深被男主角的眼神所震撼；在此之前，他從不知道竟然有某種可以透視人性的東西駐在水晶體裡邊。

「馬龍白蘭度、詹姆斯肯恩、艾爾帕西謨……」

他嚐試著拼他們的英文名字。

「Marlon Brando, James……」

「少年仔，要否？包你……嘿……」一個嚙檳榔，「仙風道骨」的傢伙走到他身旁。

他馬上意識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鄙夷而迅速地走開。他覺得有一股怒火從瞳孔燒了出來，燒起滿腔的憤恨，像一個被凌辱的女子恨她已不潔的身軀。

Theme：

「人家要跟阿公去抓魚啦！」

「人家要跟阿公去抓魚啦！」

「……………」

像唱機卡住了，他反覆地唸著這句話。

他忽然對海發生興趣了，想像自己已經可以跟老人一樣，每天划著舢舨朝沉了一半的太陽而去，船隊是美麗的，正如同他們黎明時穿過晨曦萬丈的瑞光回來一樣，開始與結束都預言著神話的奇蹟。

「小孩子要乖，否則後山的虎姑婆會在夜晚把你吃掉」老婦耐心地哄著。

「人家要跟阿公去抓魚嘛！」他索性哭了起來。

老人看他哭得心痛，只好打定犧牲一天的魚獲了。

他被綁在舢舨中央，左右都玩不到水，其實他那是對抓魚有興趣，毋寧說是對海存著一種近乎崇拜的幻想，總想撥開那層水，看看裡面究竟是怎樣的世界。

老人輕輕地蕩著舢舨，搖櫓聲使他睡着了。

舢舨靠岸，老人把他交給老婦時用一種滿足的口氣說：「人家要跟阿公去抓魚啦！人家要跟阿公去抓魚啦！」兩人都笑了起來。

生命：

他在忙了一天之後，坐在桌前讀東坡詞。

「淚珠不用羅巾裏，彈在羅衫，圖得見時說」

這是怎樣一種情意？腦袋一下子忙碌起來了，忙著編織一個場景，什麼樣的樓台，什麼樣的月夜，什麼樣的花草清風；當然，遠處悠渺而至的簫聲是不可或缺的。竹子！竹子！這個東西可最重要不過了，它的脩長正象徵著愛情的高聳，接下來就是一位適合這種氣氛的女人了。女人……，這個可憐的概念，在他看來，無非跟大學裡盛開的杜鵑一般。左思右想，決定將他一張已經在壁上蒙塵多時的仕女像用上，他沉耽在自我想像中，心裡似乎微微可以察覺一陣感動的激流。

「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

他看到好句子便記在本子上……。

「時見疏星渡河漢」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

「輕雲微月，二更酒醒船初發，孤城回望蒼煙合，記得歌時，不記歸時節。」

人皆是這樣的嗎？樂不思蜀？

他在孤城和蒼煙裡，聯想到憂鬱，並且不時地看到自己。

Theme :

「賣魚喔！賣魚喔！」

「新鮮的海魚……」

他跟老婦到後山賣魚，其實他打心底懶得走偌長的路，若不是爲了歸程可以在店仔買糖果餅干，小鬼靈精的他寧可在家裡跟大夥兒玩。

「賣魚喔！新鮮的海魚」

幾個婦人從屋裡走出來。

「喂！賣魚的，怎麼賣？」

「一斤二元二，查某倌，剩這些，你要，算截頭去」

「太貴啦！這款魚不知放多久了。」

「講話秉天良，這魚都是早上才下船，活跳跳。」

「太貴啦！」婦人們一邊嘟囔著，一邊拿起一條剛巧被太陽曬昏的：「哎呀！這款臭魚也敢賣二元二。」

「黑白講，這是阮阿公抓的呢！」一直在旁的他迸出這一句話。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沉默著，老婦問他話他也不答。來到店仔的時候：「要不要吃冰？」她問。

「我不渴。」他很有那麼一回事地回答，其實他有大半天沒喝水了。

Fair :

熱鬧了一天的人潮在午后達於頂點，霎時，雷雨憤怒地傾洩，彷彿最後審判日已經站在人類的門口，人都往棚子裡擠，這些偶然的構築，由於一場雨變成特殊隔離所，躲雨的人遠遠地互相望著，清澈無神的眼睛，充滿焦慮和不安，逼迫感不斷膨脹。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在雨中狂奔。

不久，雨小了些，他跳著走過棚子的一角，無意瞥見一本被雨淋透的書，封面用宋體字印著——存在主義——四個又粗又黑的大字。

Theme :

老人坐在樹下補網，他專注地在旁邊捉螞蟻，用一個鐵罐養起來。

「幫阿公買包煙，新樂園的。」

老人拿出一張五元的票子，他蹦跳著去了。

風很大，他捏著錢的一角，讓風吹著翻飛。玩了一會兒，他整個注意力又被螞蟻吸引住了；看牠們搬東西，忙碌地工作，他幾乎忘了有什麼事要做，一直到了店仔才猛然記起；可是……錢……他懊喪著臉回去。

× × × × × ×

「烟呢？」

「……」

「你怎麼不說話？」

「哇……」

「不要哭！」厲言厲色的。

「錢被風吹走了。」他胆怯地說。

「錢怎會被風吹走？」和悅地。

「我這樣拿著錢，風很大，我在看螞蟻……，錢就不見了。」

「這樣——」老人用手比劃著「像放風箏一樣」。

「嗯，嗯」他聽到放風箏，注意力一下子就轉移；突然間好似原來就在討論風箏般，他說：

「就像放風箏，咻——飛到天上去了。」

老人囑咐他再去買一包，並且說等他把烟買回來後要做一個風箏給他放。

他拿著錢奔跑地去了，嘴裡且一直發出「咻——」的聲音。

氣味：

一種刺激性的異味侵入他的嗅覺，隨後佔據他的思想之域，使得他不得不從課堂的聽講中分出注意力來思考這異味的種類及來源。

ridiculous，爲何一種本然的情緒，硬給套上字母的枷鎖，逼得我們必須透過拚字來瞭解這種與生具備的感覺？

一切都顯得那麼黯然，把頭埋在書本上的學生，口沫橫飛但不失高貴尊嚴的教授，一定頻率的講授聲，不停地在耳鼓上捶擊。

他偶而望向窗外，遠處映在一片灰濛天空下的群山，經過夜雨暢快的洗刷後，鮮明得像小學生圖畫紙上的剪貼，輪廓清晰，色彩自然。他的內心興起一股追求的熱望，正在這時，雨又撲簌簌地刷下來，頓時刺激的異味似乎已經隨著水流到大溝渠裡去了。

Theme :

「十二，十三，十四，……」

「阿公，好多漁船喔！」

「阿公，他們要去那裡？」

「到河內躲颱風。」

「阿公，颱風什麼時候來？」

「颱風等你睡着的時候才來。」

「阿公，怎會知道颱風要來了。」

「你看那邊的雲柱，討海人一看到那些雲柱，就知道颱風要來了。」

「阿公，你怕不怕颱風？」

「每個人都怕颱風。」

「阿公，我不怕。」

「爲什麼？」

「我天天給土地公拜拜，我不怕颱風。」

「你是說拜拜？以後祖先都要交給你，你可要常常給祖先拜拜，聽到沒？」

「阿公，我不怕。」

「嗯……」

夜：

是一個無眠的夜晚，看星星的慾望被一種無端的憂鬱吞噬著，晚風冷浸，四周的聲音沉沉地壓著心房。

繞著幽暗的運動場走了一圈又一圈，宿舍像多眼巨獸，散射攝人的光亮，但光亮裡充滿了智慧，孵育著社會的負擔。基礎醫學大樓隱約浮著一層薄霧，彷彿一群幽靈回來悼念他們躺在解剖檯上被肢解的身軀。他拉了拉衣領，晚風更肆虐了。

他回到寢室，看看三個正在用功的室友，無言地上床躺著，睜大虎生生的眼睛搜尋偌大白粉牆；霎時室內流滿牛乳般的氣氛，他的視線模糊了。一腳踏進山林的氤氳裡，驀回頭，已非來時路。他聽到極微弱、極遙遠的聲音，悽涼無助，令人心酸地在呼喚：

「回來呀！回來呀！」

而他却在這種呼喚裡越走越遠了。

Theme：

「風雨淋漓——到妻家；家內無飲一糜作茶。有柄枕頭一無柄扇。奇怪眠床一十六脚。」老人閒暇最愛吟唱這首詩。

「阿公，那會枕頭有柄，扇子沒有柄？」

「有柄的枕頭就是鋤耙，無柄扇就是斗笠。妻家很窮，沒有多餘的睡褥。」

「但是眠床怎會十六脚？」

「眠床是用四張長椅臨時搭湊，四四不是十六？」

「阿公，這是你想出來的嗎？」

「阿公才沒那麼聰明，這是你阿祖教我的。」

「阿公，阿祖……」

「風雨淋漓——到妻家……」老人突然像年輕了幾十歲。

夢：

「然而，這畢竟是個令人費解的夢哩！」

他的一個好友在聽完他關於夢的敘述後，漫應著他。

×× ×× ××

「可是，我的確常常做這個夢。」

「每次都一模一樣？」

「我想性質應該一樣，不同的只是那隻鳥出現的地方。」

「好，那麼你仔細回憶回憶，第一次做這樣的夢是在什麼時候？」

「兩三個月前吧！那時正好有一個長假，是在假期開始的那幾天。」

「做過幾次了？」

「正確次數記不清，總有六、七次吧！」

「談談你的夢，不要勉強形容，但要實在描述。」

「那個長假是我一直期待的，等待的心情有如戀人初次的約會。可是，假期才開始兩三天，我就不安起來，我不曉得確切的原因是什麼？不過，總跟我抵達家門時，驟然見到門口徘徊一隻鼠色的貓有關吧！那隻貓像專程等在那兒似的，我一到，牠便繞著我，遠遠地望著，不時發出令人心酸的哀鳴，我怔了一下。這種感覺馬上被回家的喜悅沖掉了，以後幾天無非是家人團聚的種種。這種歸來的熱潮冷下去那晚，我第一次夢到這隻鳥——黑色的巨鳥，牠一直盤旋在我的窗外，一直找機會向窗口撲來，牠一直……；然後，牠停在窗外，用巨大的翅膀擋住一切可能透進來的光線，我頓時被關進黑暗的深淵。」他有點恐懼：「第二次夢到牠，是兩天後；我以一個英雄的姿態站在牌樓上接受群眾的歡呼，我驕傲地向他們揮手，然後牠來了，巨大的翅膀遮暗半邊天，如一陣暴風般捲走了一切榮耀，牠用冷冽的眼神嘲笑我，我可以感覺得出來，牠在嘲笑我。以後又做了類似的夢，都是當我得意的時候，牠便出現，牠……，我真恨不得殺了牠……，我……」。

「然而，這畢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夢哩！」

他的好友漫應著他，這時他的手裡正燒著一枝紙烟，而烟霧似乎不斷地擴展。

Coda：

彩蝶在繁花盛開的園子裡追逐，優雅的迴旋，輕柔的昇降。在亮度最好的春日裡，一切的擺設都爲了生命的完成；明快的旋律，如喜雀輕盈地跳躍起來……。

有兩個聲音從一扇敞開的門裡傳出來，看不到人，但是聲音清晰可聞。

「你怎樣選擇開始？」

「我讓開始選擇我。」

「你又如何決定結束？」

「我讓結束本身來結束。」

「可是，你總知道該做什麼吧！」

「是的，對於這點我是十分清楚的。」

鏡頭上有一隻手伸出來，將那扇門輕輕地關上。